



# 恨奴家



D642

32

阶级教育小丛书

# 家 奴 恨

——新建县大塘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记

江 新 文 编 写

。过去怕自己加盐过咸而喊更夫，菜馆隔壁饭店公用人  
大余丁派去督心也的谎言不打紧了，下东深井巷水槽里通  
了水，冲在大街上，活生生的南岸河畔被冲得一塌糊涂，拍大脚。田补  
新夷道又升委任出师，本衙门照例派员公使大督粮同日分  
国公之令，令之派去的头目是张英，副将陈士生。有派往祁县的翰林  
学博胡英，副贰主的头目是蒋中和，陈其南，总领事的头目是  
欧阳景山。其余的由膳官长大吴令和，夫人师役首长中农  
顾陶支法处商文生王春林，见督理民务科科长关一清少  
司库房负责人长樊山洪，典义子本院和虞丘，兼李政尚，胡敬  
率员出师。呈报“罪革二员，苦庶二员”，会旨曰：“既回  
阶级斗争的事实进一步教育群众，指道不然，虽基固益  
转弱不就，是新的勇敢的民族精神，民族革命的阶段  
曲尽其妙，在此而生，精神升华，爱国精神，民族精神，共存血脉，但以  
身殉职，比之革命，虽有殊，但其精神，革命者，亦为天由脚太虚  
转生，实有革命精神，天下无事，于常情，归老所，风流事  
俱已成过去。”

### 阶级教育小丛书

### 家 奴 恨

——新建县大塘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记

江 新 文 编 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11月南昌第1次印刷

书号：3110·259

每册：0.14元

出 版 者 的 话

## 毛 主 席 语 录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书中不要之处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我们改进工作。

**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**

## 出版者的话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为了配合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，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，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，我们将陆续分册出版《阶级教育小丛书》，主要是供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这套丛书，用大量事实，揭露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黑暗统治，控诉罪恶的剥削制度；反映江西地区广大人民群众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同阶级敌人进行英勇不屈、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；同时，歌颂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斗英姿与革命精神。

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书中不妥之处，希望读者多提意见，帮助我们改进工作。

## 一、重要的一课

### 目 录

一、重要的一课.....	( 1 )
二、汪山土库.....	( 5 )
三、穷凶极恶的反动家族.....	( 9 )
四、家奴恨.....	( 16 )
五、墓奴仇.....	( 27 )
六、宗族亲的骗局.....	( 37 )
七、田庄血泪.....	( 45 )
八、反抗斗争.....	( 53 )
九、换了人间.....	( 57 )

## 一、重要的一课

以前听人们说过：新建县大塘公社保存了一座名叫“汪山土库”的大官僚地主庄园。这座庄园规模庞大，解放前，在大塘地区有着一百三十多年血腥统治的罪恶历史，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、战犯程天放的老巢。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“汪山土库”的官僚地主积极投靠帝国主义，充当清朝政府和蒋家王朝的帮凶，张牙舞爪，残害人民，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欠下了累累血债！

但是，解放前一百三十多年，“汪山土库”的官僚地主是怎样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贫下中农的，贫下中农过着怎样悲惨痛苦的生活、怎样同狗地主进行斗争的。这些，我们都不甚了解，我们都迫切地想知道。

这次，领导上决定我们去大塘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，使我们了解老一辈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，看看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从旧社会挣扎、征战出来的，对于我们这班生在新社会、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来说，是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啊！出发之前，我们再一次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伟大教导，进一

步深刻地认识到：阶级教育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，是我们革命青年必须上好的重要一课！

迎着灿烂的朝阳，汽车开出了林荫大道，跨过铁路、石桥，在平坦宽阔的公路上飞奔前进。

崭新的汽车，油光净亮，晨风灌进车箱，吹得衣服“拂拂”直响，使人感到分外的舒适、凉爽。我坐在窗边的位子上，遥望远处的青山。蔚蓝的天空，翱翔的雄鹰，全部收进眼帘。那红色的楼房，碧绿的溪水，就象被什么东西拉着，连同远处的青山在蓝天之下盘旋，迅速地往后移去。

记得春耕大忙季节，我们全组的同志到过这个地方支援春插，当时，小河边上的工厂刚刚开始基建。现在，两个多月过去了，稻子一片金黄，厂房也全部完工了，烟囱上“工业学大庆”五个大字，正好和稻田里插着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牌相映生辉。我兴奋地默默念着：“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真是一日千里！”春好

然而，这一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过去

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感谢毛主席！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，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，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，才得到祖国的新生，才得到人民的解放，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！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人民，曾经遭受了多少痛苦和灾难啊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想到这

里，我恨不得汽车长上两只翅膀，立即飞到大塘展览馆，重温那旧社会我们前辈的苦难……

经过一段茂密的山林，汽车冲下了小小的山坡。随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，高压电线横架稻田的上空，伸向大路的尽头；沉甸甸的稻子经风一吹，前俯后仰，掀起一层金色的波浪。司机同志说：“这就是大塘。”啊，大塘坪上，好一派迷人的丰收景象！

防洪大堤，四周环绕，排灌渠道，纵横交错。那整齐的瓦房，隐现在柳荫深处；那鲜艳的荷花，开满了大大小小的池塘。大塘坪上，又一派美丽富饶的江南风光！

社员们正在动手收割啦！民兵连、突击排、战斗组，写有“青年”、“铁梅”等各种字样的红旗，在田头上迎风招展。社员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他们飞快地收割着，歌声笑语陪伴着他们的竞赛，割下的稻子一蔸蔸，一捆捆，眨眼工夫就是一大片。

这时，一部载满了肥料的拖拉机来到田边，从驾驶室里伸出一个头来，高声地对大伙儿说：“喂！过两天我们运完了肥料就要耕田，到时候别让我们撵着屁股跑，今天可是先打招呼啦！”

一个姑娘狠狠地瞪着眼睛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拉过后腿？看你那神气，好要脸！”

另一个小伙子却故意地逗着说：“他是看见余书记在这里割禾，特意装‘神’嘛！”

驾驶室的小伙子听说余书记在这里割禾，一面尽力用眼睛在人群中间搜索，一面盲目地朝大伙儿中间喊叫：“余书记，你看，今年早稻又是大丰收，再添置两部拖拉机是一点不成问题了，这次你该支持我的意见！”

公社余书记直起腰杆，擦着头上的汗水，笑哈哈地回答：“你呀，就是光知道你的拖拉机小组，排灌站的电动机就不添置了？”

“就是添置两台电动机，也买得起一部拖拉机呀！”

“好，那就买一部拖拉机！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你去年都说……”小伙子急了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稻田里爆发了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“别在这里耽搁工夫，快去干你的吧！”在几个姑娘快乐的驱逐声中，拖拉机又“突突”地开动起来，歌声、笑声、马达声，交织一起，在田野中回荡……

看到这里，谁能不被这生气勃勃的欢乐场面所激动，谁能不被大塘坪上的主人翁的战斗豪情所感染？可是，谁又会想到，就是这阳光灿烂的大塘坪，在解放前却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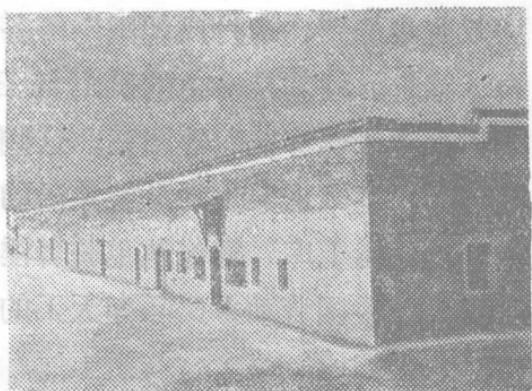
地主阶级的罪证——大塘“汪山水库”官僚地主庄园一角。解放前，庄园四周有四米高围墙，庄内有主殿、偏殿、正殿、配殿、戏台、仓库等建筑。庄园内有花园、假山、池塘、喷泉、凉亭、长廊等景观。

## 二、汪山水库

到了大塘公社，我们才知道去“汪山水库”官僚地主庄园还有三华里远，展览馆就设在庄园里面。顺着人们指引的方向，我们看见远处一大片黑压压的高楼瓦房，人们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解放后保存下来的“汪山水库”官僚地主庄园。

虽然有三华里远，但我们还能清楚地看见官僚地主庄园的大概轮廓：一条长方形的高墙，足有一里来长。高墙上面写着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”十个大字，非常清晰醒目，显然是筹建阶级教育展览馆前后写上的。高墙下面横排着十几个大门，就象一个个黑咕隆咚的洞口。

高墙后面，是一片起伏连绵的屋脊：青堂瓦房，重重叠叠，楼台亭宇，飞阁萦回。解放前被



地主阶级的罪证——大塘“汪山水库”官僚地主庄园一角。人们称做“小朝

廷”的“汪山土库”，完全是一座用劳动人民白骨垒起的官僚地主庄园。

从公社到“汪山土库”，足足步行了二十分钟。参观的人很多，为了避免拥挤，展览馆的同志安排我们先参观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庄园，然后再看展览，并由老贫农程一官大伯做我们的向导，给我们介绍。

程大伯领我们走过红石地面的大院，来到一幢名叫“七重进”的房子面前。站在门口一望：各进的大门全在一条线上，地势一进比一进高，一共七进，能够一直看到房子的尽头，估计深度总不在一百五十米以下。程大伯说，这一幢房子现在是贫下中农的住宅，里面住了六十多户人家。进到里面，顿时感到一股凉气，大热的天气，在屋子里根本不用扇子。一看，全是花楼重门，高梁粗柱。屋檐下，明柱上，以及所有的门窗，都刻有“双龙戏珠”、“丹凤朝阳”等各式各样的图案；门台、踏阶、柱基是一色的矾山红石，也刻有“狮子滚球”、“蜂蝶穿花”等图案。这些精致的雕刻，件件玲珑剔透，个个形象生动，就象活的一样。不仅充分地揭露了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才能！

程大伯说，整个“汪山土库”几乎全是这样的建筑，二十五幢青砖大瓦房，多的七进，少的也有五进，一共有五百七十多个天井，一千四百四十三间。这些屋

子全部连成一片，雨天行走，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，可以不用雨具。解放前，庄园四周有四米多高的青砖围墙，东西长三百三十七米，南北宽一百八十米，占地面积达百余亩。现在保存下的仅仅只有原来的一半。

看见房子里面的油漆已经退色剥落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？”

程大伯说：“说起这房子的建筑，话就长啦。”他揩掉烟管上的烟灰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向我们介绍这座庄园的罪恶历史。

“这房子是清朝道光初年开始建的，离现在有一百五十多年。那时候，战犯程天放的曾祖父程矞采、曾祖叔程焕采、程懋采三个狗兄弟都在外省做官。他们镇压农民造反，杀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，得到封建皇帝的赏识，于是官越做越大，最后，老大程矞采做了湖广总督，老二程焕采做了江苏的布政史，老三程懋采做了安徽巡抚。

俗话说：‘三年清知府，十万白花银’。程矞采三个狗兄弟官做到了总督、巡抚、布政史，当然更是大发横财。他们除了敲诈勒索，抢劫掠夺之外，还勾结洋鬼子贩卖鸦片！

“——嗯，鸦片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鸦片烟，一种毒哇！人要是抽了鸦片，就会四肢无力，面黄肌瘦，越抽瘾越大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你们想想，兵士抽了鸦片能

打仗吗？劳动人民抽了鸦片能劳动吗？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种鸦片毒害中国人民，开始向我们发动侵略的。

“可是，程矞采这个家伙只想升官，只想捞钱，只想讨好帝国主义。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夕，程矞采正在广东当巡抚，他不仅不阻挡鸦片的进口，相反地还和帝国主义勾结，越货走私，祸国殃民！据说有一天早上，他一次就受贿十八箱金银财宝！”

看完了“七重进”，我们又继续参观了什么“宝仁堂”，“谷雨堂”，“光裕堂”，“颂芬堂”，“稻花香馆”，“醉月楼”，“望庐楼”……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。里面，庭堂深邃，巷道交错，一忽儿左拐，一忽儿右拐，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，不是程大伯做响导，我们真的会走得进去，却走不出来。

不一会，我们来到一条笔直的巷道里，两旁是高高的砖墙，走到这里就象是置身于悬崖陡壁之间的山谷一般，天空显得又窄又长，说话时回声很重。程大伯在巷道里停下来对我们说：“这条巷道叫八尺巷，横穿庄园中间，是专供过轿用的。那时候，狗地主跨出大门就要坐轿子、骑马，为了使轿子可以一直抬到住房门口，在做房子的时候特地设计了这一条八尺宽的巷道。”

“呸！狗地主比猪还懒！”不知是那位同志忍不住气愤地骂道。

程大伯又告诉我们：当时程矞采三个狗兄弟把在外

省搜刮的大量民财运回老家大塘，便指定程焕采的大儿子程统湘专门负责建造地主庄园。他们看中了这地势高、水运便利的汪山村，于是一方面毁村拆屋，使用淫威武力将世居汪山村的一百多户贫苦农民赶走；一方面勒派民夫，动用五百多民工长年累月地服役。他们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，从赣南山区精选上等木材，包下了矾山出产的全部红石，兴建了十八座大型砖瓦窑，用了几十年的时间，才把全部的房子建成。“汪山土库”这个名字也就是由汪山村的地名而来的。

浩大的工程，该当要榨取多少民脂民膏；繁重的苦役，折磨了多少劳动人民！这座浸透了劳动人民血汗的官僚地主庄园，本身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吗？

### 三、穷凶极恶的反动家族

从庄园里面走出来，正好又回到了接待处的大厅里。我们感谢程大伯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，便带着急于了解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庄园全部罪恶的迫切心情，整队跨进了展览馆的大门。

展览馆的气氛是严肃的，旧社会豺狼当道，民不聊生的黑暗情景重现在人们的面前。从解说员的情绪到观

众的表情，共同反映了一种悲愤、压抑的神情。我们看到盘踞在“汪山土库”这个“小朝廷”的，原来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封建官僚地主家族。

远在清朝道光年间，程矞采、程焕采、程懋采三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，在镇压农民革命运动中，取得了高官厚禄，他们除了建造“汪山土库”之外，还占有四万八千亩良田、六十多个山头、十四口湖泊。在南昌市、新建县大塘街、老观嘴以及永修县涂家埠、吴城等地，开设了近百所店铺，大肆盘剥广大劳动人民。

这三个刽子手懂得，他们的“财产”，必须有反动政权作靠山才能得到维持。因此，他们豢养了五百名“家兵”保护“汪山土库”，教育他们的子孙无论如何都要做“官”。

旧社会，做官可以发财，有钱也可以做官。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家族代代有人做官。清朝道光、咸丰年代他们有人当总督、巡抚，同治、光绪年代他们有人当抚台、道台，北洋军阀年代他们有人当都督、知事，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“汪山土库”爬出了程天放。这个家伙，一贯反共反人民，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死心塌地追随人民公敌蒋介石，凭着“C.C”派的势力，先后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驻德国大使、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宣传部长等反动要职，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。

战犯程天放继承其狗祖宗的反动衣钵，并没有忘记他的老巢“汪山土库”，他凭着在“C.C”派中的地位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执行委员的牌子，拚命扩充势力。于是，他的堂侄女程琇当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立法院委员，他的堂兄程伯臧当上了伪江西省政府秘书长，他的堂兄程时煃当上了伪江西省教育厅长，他的堂侄程茂型当上了伪江西省田粮管理处处长。此外，还有国民党某师师长、某团团长，真是“一人当道，鸡犬升天”。

这样一来，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就更加嚣张、更加穷凶极恶了。程天放的堂弟程欣午当任伪大塘西乡乡长，实际上就是大塘坪上的土皇帝。他们不需要豢养五百“家兵”了，县“保安队”就是他们的“家兵”，“乡丁”就是他们的“家兵”。什么“四大金刚”啦，什么“九把钩”啦，四处出动，横行乡里，穷人根本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。

仅以第一馆揭露的两件事情为例，我们就不难看出“汪山土库”官僚地主横行到何等地步。

一九三八年，有只民船路过“汪山土库”后面的三叉河口，浑号“独眼龙”的程欣午假借检查为名，用枪将船民打死丢入河中，进行拦路打劫。事后，伪县政府既没有来追究，伪警察局也没有来查问，就象没事一样。

又一次，程天放的堂弟程时缔路过农民潘火菊家门